

當代德國小說選

陳慧樺 袁則難 鄭臻等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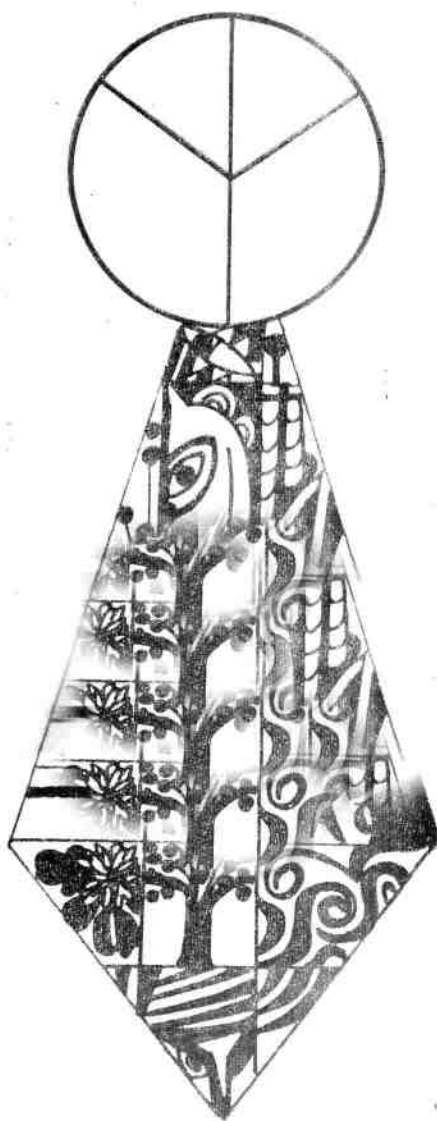
鄭臻主編



⊙ 長春藤文學叢刊 3

當代德國小說選

鄭 臻 著



主編：何欣 鄭臻

發行人：陳達弘

出版者：環宇出版社

台北市58487信箱 電話：771837

郵政劃撥：14714號環宇書局帳戶

門市部：台北市成都路一號中國書城內特區
內政部出版登記證內版台業字第1683號

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



⊙ 長春藤文學叢刊 3

當代德國小說選

鄭 臻 編

精裝 N.T.

平裝 N.T.

臺初版：民國60年9月

前言

鄭 臻

自希特勒當權起到一九四五年這一段時間，可以說是德國現代文學的不毛時期，在這十多年間，希特勒實行的政策是焚書、禁書、殘害猶太籍作家與出版人，並實施管制和檢查，當時有不少作家都紛紛逃離國境，到美國、瑞士、瑞典或俄國去暫避風頭，例如湯瑪斯·曼、布拉瑞特 (Bertolt Brecht)、羅拔·穆賽 (Robert Musil) 及許曼·布洛克 (Hermann Broch) 等皆是。留在國內的作家如果不是保持沉默暫停寫作，就得與當時的文藝政策妥協，這種妥協對大多數作家來說都是不可忍受的，因為管制政策包括到作品最基本的原素——文字。由於這種管制和壓迫，戰後歸來的作者，發覺他們面臨着一片真空和不毛，「文藝復興」的口號與實際行動由是而生。

在一九四七年，以「四十文學社」(Gruppe 47)為中心，產生了一項名為「清掃」(Kahlschlag)的文學運動，這項運動的主要方針是主題的真實(不脫離現實，以作者自己的經驗和感受為題材的原素)和文學語言的樸實與口語化。主題要求真實，因為在十多年的納粹統治下，文學規定要表揚「血與國家」的精神，必須是「健康的」和「堅強的」。作家們對這種虛假的「超人式」文學極為反感是毋庸置疑的，回歸到活生生的現實是必然的結果。「四七文學社」自一九四七年成立以來，成為西德戰後最重要和最嚴

格的文學團體，對當代德國文壇有重大而廣泛的影響力。

一九四五年以前，短篇小說在德國小說界是頗為冷門的形式，在戰後却剛好相反。當代德國一位名小說家漢思·班德（Hans Bender）曾經這樣說過：「在這個大災難之後，德國文學需要以短篇小說來做一個全新的出發點。再者，隨着我們的征服者而來的也是短篇小說。在第一批獲准發行的雜誌和書籍中，就夾雜着英美的短篇小說。」因此，我們可以說，盟軍帶給德國文學的意外禮物就是短篇小說。而海明威的風格更是大為流行，在「四七文學社」的創辦人韓思·韋納·瑞達（Hans Werner Richter）和齊格飛·倫斯（Siegfried Lenz）的小說中，海明威的味道都很濃。此外，如吳爾夫（Thomas Wolfe）、福克納、居利（Joyce Cary）及格林（Graham Greene）等崛起不久的英美小說家也被介紹到德國來。一些戰時被禁的德國作家，如湯瑪斯·曼及卡夫卡等再度被廣泛地閱讀。較早的現代主義（普魯斯特、吳爾芙夫人、喬哀思、艾略特及龐德等）也同時再被引進和介紹。幸而德國小說界很快就擺脫了皮相的模倣，以「新瓶新酒」的姿態出現。

技巧的求新求變在「復原期」（一九四五—一九五〇）過後，明顯地成為好些作家的目標。如果二次戰後的德國小說也有所謂「新小說」（法國有羅布格利葉等的「新小說」或「反小說」），那就是艾仙嘉女士和彼得·懷思（Peter Weiss）的作品。艾仙嘉在一九五二年發表的「鏡子的故事」在技巧上把德國

小說推進一個新境界。懷思的散文風格極難規限，在他的作品中，文字的革新和風格的特殊係最大的特色和吸引力，因此內容往往沒有受到同樣的注意，他這種作風和法國反小說的大將貝克特頗為接近。在他的「告別雙親」裏，從頭到尾一百四十頁都沒有分段，其效果恰似長江大河滾滾而下，將讀者的身、心都吸進去。從這裏所選收的「文件之一」，仍可管窺其風格之一斑。

相對於技巧和文字的革新，是漢力希·潘爾(Heinrich Böll)、史怒勒(Wolfdietrich Schnurre)和包切特(Wolfgang Borchert)等人題材上的寫實性和對戰爭的反映批評。其中潘爾是戰後德國文壇反戰文學之代表，也是戰後第一位建立起國際性聲譽。他曾經說過：「祇要有一個創口還在流血，戰爭就還未過去。」史怒勒也曾指出：「我們從事寫作，並非因為我們要成為作家。我們寫作，是爲了加深警惕，因為殘酷的戰爭曾給我們慘痛的教訓。」

這本選集的作品風貌雖各殊，例如馮仙尼嘉對個人世界中的「迷惑」(obsession)的探討，李杜的帶點嘲諷性的玄學風，艾仙嘉女士對形式與語言的試驗，班德以戰爭為背景對「人底處境」的探討等，但其嚴肅與沉重幾乎可說是一致的，一般說來，他們的主題都較具「哲學味」，而「宿命論」的色彩更瀟灑。在「鏡子的故事」、「女司機」、「山崩」等幾篇中。事實上，德國文學歷來就似乎是比英美文學來得較沉重，是以這又可視為傳統的延續了。

集子裏的作家，有在一九一二年就出版詩集的（郭飛特·班恩），但年紀較輕的，在希特勒掌權時尚未出生。東德和盧森堡的德文作家沒有選入，馮仙尼嘉和艾仙嘉兩位女士都是奧國人；瑞士方面，兩位以戲劇聞名國際的費列茲和杜倫墨（Max Frisch and Friedrich Dürrenmatt），小說上的成就也很可觀，由於一直找不到合適的作品，很遺憾未能譯介。至於西德另一位國際性的小說家根德·葛拉軾也基於同一理由而沒有收入。但他的長篇「貓與老鼠」已有李魁賢先生的中譯，希望在這裏提出後，能補本集之不足。

現代德國文學在繙譯界一向都是灰姑娘。在戰後德國文學的繁富中，這裏所呈現的祇是極狹窄的一面。我們熱切期望今後有更多更好的譯介出現。最後，感謝慧樺和則難兩位老友的帮助，使到對不少事情日漸厭倦的我終能完成這本選集。



高 震 舍



嘉 思 妮 兹



史提芬·勒拿



艾仙嘉



安斯特·格力沙



費奧多·衛新邦

潘 璐



彼得·懷思



前言

鄭 臻

自希特勒當權起到一九四五年這一段時間，可以說是德國現代文學的不毛時期，在這十多年間，希特勒實行的政策是焚書、禁書、殘害猶太籍作家與出版人，並實施管制和檢查，當時有不少作家都紛紛逃離國境，到美國、瑞士、瑞典或俄國去暫避風頭，例如湯瑪斯·曼、布拉斯特（Berolt Brecht）、羅拔·穆賽（Robert Musil）及許曼·布洛克（Hermann Broch）等皆是。留在國內的作家如果不是保持沉默暫停寫作，就得與當時的文藝政策妥協，這種妥協對大多數作家來說都是不可忍受的，因為管制政策包括到作品最基本的原素——文字。由於這種管制和壓迫，戰後歸來的作者，發覺他們面臨着一片真空和不毛，「文藝復興」的口號與實際行動由是而生。

在一九四七年，以「四七文學社」（Gruppe 47）為中心，產生了一項名為「清掃」（Kahlschlag）的文學運動，這項運動的主要方針是主題的真實（不脫離現實，以作者自己的經驗和感受為題材的原素）和文學語言的樸實與口語化。主題要求真實，因為在十多年的納粹統治下，文學規定要表揚「血與國家」的精神，必須是「健康的」和「堅強的」。作家們對這種虛假的「超人式」文學極為反感是毋庸多說的，回歸到活生生的現實是必然的結果。「四七文學社」自一九四七年成立以來，成為西德戰後最重要和最嚴

目 錄

鄭 臻	前 言	一
艾 仙 嘉	被 綁 的 人	一
鏡子	鏡子 的 故 事	一七
郭飛特·班恩	征 服	二九
漢思·班德	羊 血	三九
文費列·貝勒	婚 禮 進 行 曲	四七
漢力希·潘爾	帶 刀 子 的 人	五三
蒼白的安娜		六七

馮仙尼嘉	機	七五
女司	舍	七五
高爾	謀殺遊戲	八一
安斯特·格力沙	節	九一
櫻桃	節	九一
嘉思妮茲	崩	一〇七
山	崩	一〇七
史提芬·勒拿	者	一一七
擺渡	者	一一七
雷赫·李杜	跑	一二七
障礙	跑	一二七
賈可夫·林德		
夜旅		一三二

羅拔·華舍

鄉村的故事……………一四三

彼德·懷思

文件之一……………一四七

費奧多·衛新邦

利波留斯表兄的怪異生活……………一六五

被綁的人

艾仙嘉
Ilse Aichinger

照射在他臉上的陽光弄醒了他，但又使他閉上眼睡去；陽光不受阻撓地直瀉下斜坡，聚集成溪流，吸引住一羣羣在他額際低迴，找尋落足點，然後又被新飛來的蠅羣趕走的蒼蠅。當他突然間想用手掃走牠們時，他才發覺他已被綁住了。有一條繩子把他手臂緊緊綁住，他放下手，再張開眼睛，俯視自己。他的腳從底下一一直被綁到大腿處；有一條繩子細住他腳踝，交叉縛住他的腿，再從臀部直綁到他胸膛和手臂上。他不曉得繩子的活結打在那裡，他並不感到恐懼或驚慌，他本來想他是不能移動的，後來才發覺，他的腳還是能伸縮，他身上的繩子幾乎是鬆的，他的兩隻手被縛在一起，並不是被綁在身體上，所以還能有些伸縮性。因此，他微笑，他想也許是孩子們在跟他開玩笑吧。

他嘗試着去找刀子，但是，繩子又微微割入他皮膚裡。他再試一次，這一次謹慎多了，但是褲袋裡却是空的。不只他的刀子不見了，而且連他袋子裡的一些錢和他的外衣都不翼而飛。他腳上的鞋子也被扯走了，當他潤溼嘴唇時，他才嚐到血的味道；血從太陽穴滑下，經過臉頰、下顎、頸子直淌到襯衫上。他的眼睛很痛，假使他張久了，他就會看到天上現出紅條。

他決定站起來。他把膝部儘量縮起來，手靠放在青蔥的草地上，這樣一躍，他就站了起來。有一根老樹枝打到他的臉頰，陽光使得他目眩，而繩子却往肉裡割。他又跌回地上，因為痛楚而火透了，然後再嘗試爬起來。他繼續嘗試，直弄到血從繩索的條痕下湧流出來。然後，他再躺了許久，讓太陽晒他，讓蒼繩在他臉上盤旋。

他第二次醒來時，枯老的灌木叢把陰影投在他身上，貯藏在枝葉間的陰涼現在正直瀉下來。他一定是頭上被打中，然後，他們細心地把他放下來，就像一個母親要到田裡工作時，先把孩子置放在矮樹叢後一樣。

他的機會全在於他身上的繩索能讓他怎樣動彈，他把手肘倚插到泥土裡，測驗看他怎樣自由動彈。繩子一拉緊，他就停下來，然後再更謹慎地嘗試。假使他能抓到頭頂上的樹幹，他就會抓着它直站起來，但是，他却抓不到樹枝，他把頭再躺在草地上滾動，且縮起膝部。他用腳趾去試泥土，接着已經能毫不費勁地站起來。

不遠處是穿過高地的一條徑道，草地上綻放着石竹和菊花。他試着舉起腳，避免踐踏到它們，但是，環繞着他腳踝的繩索却使得他沒辦法做到。他俯看着自己。

繩子的活結就打在腳踝處，頑皮地交叉縛住他的腿。他小心地彎下身，企圖鬆開繩子，但是，繩子看